C. T. LOO & CO.
41 EAST [illegible] STREET
[illegible] N. Y.

NO. 501

HGT. ______

LENG. ______

C.T.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勾吳 錢泳 梅溪 撰

五福

洪範五福以壽爲先有富貴而壽者有貧賤而壽者有深山僻壤衲子道流修養而壽者未必盡以爲福何也今有人壽至八九十過百歲者人視之則羨爲神仙爲人瑞已視之則爲匏繫爲贅疣至於親戚故舊十無一存舉目皆後生小子不知誰可言者且世事如棋新樣百出並無快樂但增感慨或耳聾眼瞎或齒豁頭童或老病叢生而況

吟於牀褥或每食哽噎而手足有不仁雖子孫滿前同堂
五代不過存其名而已豈可謂之福耶
洪範五福富居第二余以爲富者極苦之事怨之府也有
貴而富者有賤而富者有力田而富者有商賈而富者其
富不一其苦萬狀豈曰福乎蓋做一富人譚何容易必至
殫心極慮者數十年捐去三綱五常絕去七情六欲費其
半藏如失金珠拔其一毛有關痛癢是以越慳越富越富
越慳始能積至巨萬稱富翁若慷慨尚義隨手揮霍銀錢
易散不能富也或駁之曰力田商賈之富或致如此若今

THE GETTY CENTER
LIBRARY

之吏役長隨包漕興訟之輩有一事而富者有一言而富者亦何必數十年殫心極慮耶余咨之曰子不見吏役長隨等人中有犯一事而窮者矣或一死而窮者矣總之如溝澮之盈氷雪之積其來易其去亦易若力田商賈之富譬如圍河作壩聚水成池然不可太滿一旦風雨壩開亦可立時而涸要知來甚難而去甚易也

洪範五福其三曰康寧蓋五福之中康寧最難一家數十口長短不齊豈無疾病豈無事故今人既壽矣既富矣而不康寧以致子孫寥落訟獄頻仍或水火爲災或盜賊時

發則亦何取乎壽富哉

或問云壽富非福何者爲福余則曰壽非福也康寧爲福富非福也攸好德爲福人生數十年中不論窮達苟能事行樂知止足亦何必耄耋期頤之壽耶苟能足衣食知禮節亦何必盈千累萬之富耶

人生全福最難雖聖賢不能自主惟攸好德却在自己所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也然人生脩短窮達豈有一定寧攸德而待之毋喪德而敗之可也

有生前之福有死後之福生前之福者壽富康寧是也死後之福者留名千載是也生前之福何短死後之福何長然短者却有實在長者都是空虛故張翰有言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其言甚妙

三教同源

儒家以仁義爲宗釋家以虛無爲宗道家以清靜爲宗今秀才何嘗講仁義和尚何嘗說虛無道士何嘗愛清靜惟利之一字實是三教同源秀才以時文而騙科第僧道以經讖而騙衣食皆利也科第一得則千態萬狀無所不爲

衣食一豐則窮奢極欲亦無所不爲矣而究問其所謂仁義虛無淸靜者皆茫然不知也從此秀才罵僧道僧道亦罵秀才畢竟誰是誰非要皆俱無是處然其中亦有稍知理法而能以聖賢仙佛爲心者不過億千萬人中之一兩人耳

天道人道

自古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喻之余以爲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天道不可强也人道不可挽也何以言之以堯舜之仁而其子皆不肖以禹湯之仁而不能不生子孫

如桀紂者以文武之德既生周公復生管蔡以孔子之聖而幼喪父老喪子棲棲皇皇終其身無所遇以顏子之賢年三十二而卒皆不可強也不可挽也天地生物者也而有水旱疾疫兵戈之慘人心至靈者也而有貧賤夭殤殺戮之虞故曰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也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皆天所生將使天下盡爲君子乎天不能也將使天下盡爲小人乎天亦不能也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然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此天地之盈虛亦陰陽之運

會也
行仁義者爲君子不行仁義者爲小人此統而言之也而
不知君子中有千百等級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級君子而
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
而內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內君子者有之不可以一概
論也

寬容密察

天地之道尙寬容故君子小人並生鬼神之道尙密察故
爲善爲惡必報帝王者即天地也天地不寬容則人民擾

亂人臣者即鬼神也鬼神不歆祭則姦宄縱橫

富貴貧賤

富貴如花不朝夕而便謝貧賤如草歷冬夏而常青然而霜雪交加花草俱萎春風驟至花草敷榮富貴貧賤生滅興衰天地之理也

大處判小處算此富人之通病也小事諂大事玩此貴人之通病也而皆不得其中道所以富貴之不久長耳余嘗論好花如富貴祇可看三日富貴如好花亦不過三十年能於三十年後再發一株遲謝遲開方稱長久然而世豈

有不謝之花不敗之富貴哉
富者持籌握算心結身勞是富而仍貧貴者昏夜乞憐奴
顏婢膝是貴而仍賤如此而爲富貴者吾不願也

五穀蔬菜

五穀蔬菜之屬見於經史子集者不少或古有而今無或
古無而今有余每爲留心叉將爾雅及明人之農圃六書
彼此詳校乃知古今名色各有不同蓋五穀蔬菜必順土
之性因地之宜始能蕃植然亦隨時更換總無一定猶之
禹貢所載厥田惟上上者今爲下下厥田惟下下者今爲

上上也

鳥獸草木

余五六歲時先君子教以爾雅所見之鳥獸草木皆能辯識及長奔走四方所見之鳥獸草木又各各不同至五十以後偶返故鄉忽園中墮一鳥紅頭白尾長足短翼又有草花幾莖蒼翠纏藤黄白可愛俱是少時未經見者乃知天地生物遞更遞換不可以一律拘也人自不留心耳以此觀之唐虞三代之鳥獸草木與今時之鳥獸草木不知其幾經變改但以古書圖畫證之聚訟紛紛實隔千里

援墨入儒

業師金安安先生有句云一官騙得頭全白推此而言人生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以至翻雲覆雨之事何莫非騙局耶甚而騙到身後之名可悲也故佛家有五蘊皆空六根清淨之說爲之一筆鈎消甚屬暢快然余以爲畢竟六根清淨始可立聖賢之基果能五蘊皆空方與言仁義之道若一入騙局便至死而不悟矣斯言也並非援儒入墨直是援墨入儒

忠厚之道

人之誠實者吾當以誠實待之人之巧詐者吾尤當以誠實待之乃爲忠厚之道莫謂我之心思人不知之也覺人之詐不形于言此中有無限意味

豢育之恩

錫山北門外冶坊有名王仙人者愛畜珍禽奇獸羣呼之曰仙人乾隆己酉六月余與仙人遇于漢口見其寓中養一小鹿甚馴架上有白鸚鵡能言天子萬年吉祥如意等語自言嘗得一獼猴高不過六七寸與老母雞同宿猴索食雞啄庭中蟲蟻哺之猴不顧猴亦將所食果栗與雞久

之竟成母子猴每夜宿雞必以兩翼覆護以爲常也又蕪湖繆八判官亦愛畜禽獸蟲魚之屬官揚糧廳駐邵伯鎮余過訪之錦雞鳴於座白鶴行於庭有孔雀生卵兩枚取以與母雞哺之半月餘果出二雛一雄一雌繆大喜兩雛漸長身高二三尺猶視雞爲母飛鳴宿食刻刻相隨殊不自知其羽毛之多彩而母雞行動居止喔喔相呼亦不自知其族類之不同也大凡覆育之恩雖禽獸亦知之似較人尤爲眞切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烘開牡丹

吾嘗謂今人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捐官有捐官而十倍于富者有捐官而立見其窮者總之如燃開牡丹其萎易至雖有雨露之功豈復能再開耶所謂倘不烘開落或遲者其言甚確

商賈作官固由捐班僧道做官須謀方丈然而亦要看運氣看做法做得好自可以窮奢極欲做得不好終不免托鉢沿門

恩怨分明

史記信陵君列傳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

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然總不如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二語之正大光明今見有人畢竟在
恩怨上分明者吾以爲終非君子

貧乏告借

凡親友有以貧乏來告借者亦不得已也不若隨我力量
少資助之爲是蓋借則甚易還則甚難取索頻頻怨由是
起若少有以與之則人可忘情於我我亦可忘情於人人
我兩忘是爲善道

爲善爲惡

大凡人爲善者其後必興爲惡者其後必敗此理之常也余謂爲善如積錢財積之既久自然致富爲惡如弄刀兵弄之既久安得不傷哉此亦理之常也

不多不少

銀錢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則難于運用少則難于進取葢運用要縈心進取亦要縈心從此一生勞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隨之衰憊須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撙節以經理之則綽綽然有餘裕矣余年六十尚無二毛無不稱羨以爲必有養生之訣一日余與一富翁一寒士坐譚兩

八年紀皆未過五十俱鬚髮蒼然精神衰矣因問余修養之法余笑而不荅别後謂人曰銀錢怪物令人髮白言其一太多一太少也

不貧不富

商賈宜於富富則利息益生儈道宜於貧貧則淫惡少至儒者宜不貧不富不富則無以汨没性靈不貧則可以專心學問

官久必富

諺云官久必富既富矣必不長何也或者曰今日之足衣

足食者皆昔日之民脂民膏也烏足恃乎一旦敗露家產籍沒而爲官吏差役剖分偷竊人情洶洶霎時眞盡可嘆也余嘗誦某公抄家詩云人事有同筵席散盃盤狼籍聽孥奴

收藏爲旺

虞山江蘊明嘗問閔處士銘曰術家言水旺於冬何以至冬反落處士曰意以收藏爲旺耳此言最有味今大富極貴之家如能事事收斂謙退而行自可大可久卽收藏爲旺之義也

治家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然吾見家人嗃嗃而操切太過者不但不吉凶悔隨之吾見婦子嘻嘻而和易近人者豈特不吝家道興焉總之治家以和平兩字爲主卽治國亦何獨不然

權歸于上者但願賢子孫子孫多良其家乃昌權歸于下者不可聽奴僕奴僕執柄其家將隕

早起

古人有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故凡蚤起者其人必勤富

之基也晏起者其人必惰窮之基也今人有俾晝作夜者自以爲適意而不知奸盜邪淫之事由此而生士農工賈之業由此而敗矣

種田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乃腐儒語斯人也眞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也如余者雖不自耕而食而農工之事瞭如指掌葢生在田間自幼熟聞又能留心察聽故知之獨詳有奴婢之所不盡知者耕讀二事明是二途而實則一理大凡種田者必需親自力作

方能有濟若僱工種田不如不種即主人明察指使得宜亦不可也蓋農之一事算盡錙銖每田一畝豐收年歲不過收米一二石不等試思傭人工食用度而加之以錢漕差徭諸費計每畝所値已去其大半餘者無幾或遇兇歲偏災則全功盡棄然漕銀豈可欠耶差徭豈可免耶總而計之虧本折利不數年間家資蕩盡是種田者求富而反貧矣吾故曰必需親自力作方能有濟也

秀水王仲瞿孝廉與余論區種之法大罵今之種田者余笑云田地古今不同不可執一而論區種雖始於伊尹而

古法不傳嵇叔夜養生論亦言區種之法一畝可得百斛然自晉至今鮮有行者猶之王荊公行青苗錢不能治國適足害民總之種田以勤儉得時督率有法爲主便勝於區種矣

水利

南北風土異宜種植亦不同如江以南穀熟爲有秋江以北豆麥熟爲有秋也然歲之豐熟全在乎雨暘時若設有一兩暘非其時則成偏災矣余年纔六十已遇兩次大旱一乾隆五十年丁未一嘉慶十九年甲戌雖江南瀕水之區

皆成赤地在處乾涸禾苗盡槁見之傷心夫苗之得水猶
小兒之食乳乳已涸矣兒豈能生故凡地方公事最重水
利今有田富戶全不關心一到旱年束手無策爲之父母
者將何以爲情耶
大江南各府州縣皆種稻而田有高低大約低田患水高
田患旱吾鄉高田多低田少每遇旱年枝河乾涸則苗立
槁一鄉之人言之保長將水車數十百具移至大河有水
處車進枝河以灌苗田謂之踏塘車塘車一踏則租米全
欠租米全欠則官糧無所辦故有田之家每至百孔千創

先糴米以納糧後糴米以爲食饑民之困苦未甦而公家之徵催已急是有田而反爲田累矣推其本源總在不講水利之故蓋官河運河是有司之事枝河池蕩是居民之責不知河道一年淤塞一年則居民一年窮困一年人自不覺耳

余嘗在王南陔中丞座上見兩邑宰晉謁中丞問兩宰云貴縣城周圍幾里有幾門兩宰枝梧茫然不能對余在旁不覺竊笑夫城郭之大小爲邑宰者尚不知又安知水利之通塞耶故凡官于東南而留心民瘼者必先明水利再

講田賦是致治之本

產業

凡置產業自當以田地爲上市屋次之典與鋪又次之然田地有水旱之憂市屋典鋪有風火之虞俱要看主人家運家運好則隆隆日起家運壞則漸漸消磨而亦要看主人調度調度得宜自能發大財享大利調度不善雖朝夕經營越做越窮而已

子弟

素所讀書作官清苦人家忽出一子弟精於會計善於營

謀其人必富素所力田守分殷實人家忽出一子弟喜談風雅篤好琴書其人必窮

立志

大凡英雄豪傑其立志必與人有異司馬子長謂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是也然余見敗家子弟其志亦與人有異有某公子最愛度曲每登場必妝束小旦驚豔絕人觀者讚服有某富翁子最慕長隨嘖嘖稱道不數年間家資蕩盡而竟當長隨得遂其志可見賢愚之分只一反掌耳

吃虧

吃虧二字能終身行之可以受用不盡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至大吃虧能吃些小虧必有大便宜也

無學

功名富貴未到手時望之如在天上一得手後亦不過爾爾然從此便生出無數波折無數覬覦既得患失勞碌一生而終不悟者無學故也故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也

謹言

過富貴人切勿論聲色貨利遇庸俗人切勿談語言文字寧緘默而不言毋䭾舌以取戾此余曩時誠兒輩之言也可以爲座右銘

所業

人莫不有所業有所業便可生財以爲一歲之用又必堅忍操持則一歲如是明歲又如是積之既久自有盈餘即無盈餘亦不至於凍餒矣凡子孫衆多者必欲使之各執一業業成而知節儉又何患焉今見世家子弟既不讀書又無一業自給終日嬉笑坐食山空忽降而爲遊惰之民

自此遂不可問臧獲皁隸爲盜爲娼者豈有種耶

利己

今人旣富貴驕奢矣而又喪盡天良但思利己不思利人總不想一死後雖家貲巨萬金玉滿堂尙是汝物耶就其中看畧有良心者不過付與兒孫享用幾年否則四分五裂立時散去先君子嘗云人有多積以遺授於子孫者不如少積以培養其子孫也

習氣

子不克家雖是家運而亦習氣使然是中人以下之人不

可以語上者也嘗見某相國家子弟開賭博場某相國家子弟鬪蟋蟀場某殿撰某侍郎子喜爲優伶某孝廉乞食于市某進士困於旅舍死無以殮皆事之有者唐權文公不自棄文謂房杜子孫倚其富貴驕奢淫佚惟知宴樂當時號爲酒囊飯袋及世變運移餓死溝壑不可數計知自古而然焉

拒客

士相見禮自古有之未聞有拒客爲禮者大凡王公大人越富貴則賓客越多賓客越多則越拒客其勢然也王夢

樓侍講出爲雲南太守參見督撫始到官廳至于腹飢口渇欠伸倦坐終不得一見者嘗有詩云平生跋扈飛揚氣消盡官廳一坐中誦之令人齒冷昔蘇子瞻爲鳳翔判官陳希亮爲府帥以屬禮待之入謁或不得見子瞻客位假寐詩云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亦此意也

相傳裘文達公爲尚書時最喜提奬後進體卹寒酸是以賓朋日多車馬日盛無有不見之客者每日　朝回請賓朋聚于一堂而自居末座一一問語或有未飯者輒留飯

使賓朋鼓腹歡欣而去而私謁之輩從此杜絕愛士賢聲亦從此益著矣家悟齋爲翰林時嘗謁一大吏而爲所拒心甚惡之及官太守擢至方伯客來必見以清廉爲政務以禮貌當幣帛客亦歡欣而去無有怨者皆不拒而拒之法也

或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則孔子亦嘗拒客矣子以爲非禮乎余荅之曰孔子之拒陽貨是抑權勢拒孺悲是明教誨與尋常拒客不同然孔子周流列國僕僕皇皇卒至無所遇者又安知非陽貨

孺慈之流爲之阻抑乎是可歎也

拒客二字不知褻慢多少人物或有必不得已之事者或有進益良言者或有剖白寃誣者或有以詩文就正有道者或有舟車跋涉越千里而至者或有並無所事以一見爲榮者未必盡是有求而來若槩行拒之恐非處世之道

余見有某比部富而狂嘗拒客卽爲客責至于破家辱身可不警懼乎

釋道寺院有客堂有主客師使四方遊人善男信女咸可小憩有來禮佛者有來布施者從無拒客之禮今富貴家

亦有賓館有客座原所以待客者也或主人他出或賓在無暇或適有公事或偶攖疾病亦可使主賓之友相陪問因何事而來有所言否若拒之必生衆怨衆怨一生便多浮言殊非處世保家之道豈富貴家反不如釋道耶

凶器

兵者是凶器人人知所避矣而不知財者亦是凶器人人知所趨何也財之爲物如水火多不得少不得用之得當則爲善用之不得當則爲惡非特爲惡也可以殺其身殺其子孫至於瓦解冰消而不自知者故曰亦凶器也

驕奢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法凡遇春秋祭祀以及吉凶喜慶等事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如子弟已入泮者始易藍衫其妻亦銀笄練裙否則終身著布余五六歲時吾鄉風俗尚樸素與王氏頗同不論官宦貧富人家子弟通稱某官有功名乃稱相公中過鄉榜者亦稱相公許著綢緞衣服今隔五十餘年則不論富貴貧賤在[illegible]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貨物愈貴而服飾[illegible]愈多不知其故也

今富貴場中及市井暴發之家有奢有儉難以一概而論其暴殄之最甚者莫過於吳門之戲館當開席時譁然雜遝上下千百人一時齊集眞所謂酒池肉林飲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內天氣蒸熱之時雖山珍海錯頃刻變味隨即棄之至于狗彘不能食嗚呼暴殄如此而猶不知惜耶

新序謂昌邑王以冠賜奴龔遂曰今以冠冠奴是以奴虜畜臣也按古者奴婢皆有罪之人為之故無冠帶所以分貴賤則上下也墨子曰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

[illegible]旨哉言乎

醉鄉

時際昇平四方安樂故士大夫俱尚豪華而尤喜狹邪之遊在江寧則秦淮河上在蘇州則虎邱山塘在揚州則天寧門外之平山堂畫船簫鼓殆無虛日妓之工於一藝者如琵琶鼓板崑曲小調莫不童而習之間亦有能詩畫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連竟日傳播一時才子佳人芳聲共著然而以此喪身破家者有之以此敗名隳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諸飲酒常在醉鄉是誠何心哉

收成

大凡苗禾豆麥花果蠶桑及一切種作總須勤健培植自然蕃茂然而亦要看後來收成如何于人亦然任憑富貴功名享盡人間之福祿者亦要看老年來結局如何如結局不好不可盡推之命運而亦由自己之不知止足不識分量不會收束故也

名利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見仁之與名原是相輔而

行見利思義以義爲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可見義之與利又是相輔而行後世既區名利與仁義爲兩途已失聖人本旨而又分名與利爲兩途則愈況愈遠矣

名利兩字原人生不可少之物但視其公私之間而已夫好名而忘利者君子之道也好利而忘名者小人之道也求名而計利計利而求名者常人之道也吾見名不成利不就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名不求利者也若果不求名不求利不爲仙佛定似禽獸

神仙

自昔秦王漢武皆慕神仙求長生之術余以爲生而死死而生如草木之花開開謝謝纔有理趣列子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若生而不死僅留此身有何意味哉丁令歸來人民已非劉阮出山親舊零落至于邑屋變更無復一人相識者當此之時方將傷心悼痛之不暇而何復能逍遥極樂耶豈寡情少義忍心害理者方能爲神仙耶

貪巧

貪吏歌於春秋巧宦目於晉宋自古已然不足論也夫貪

巧而明于民事者倘有人心者也貪巧而憒于民事者則禽獸之不若何也虎狠嗜人吾知其爲虎狠也避之可也鸚鵡能言吾知其爲鸚鵡也畜之可也人而至於不能避不能畜害及萬民害及天下將何以禦之哉使爲堯舜之臣豈特流放殺殛而已

雅俗

富貴近俗貧賤近雅富貴而俗者比比皆是也貧賤而雅者則難其人焉須於俗中帶雅方能處世雅中帶俗可以資生

培養

大凡一花一木雖得雨露自然之功而欲其本根之蕃茂花葉之鮮新非培養不能也先君子偶種鳳仙花數十盆置于庭砌朝夕灌溉頗費精神及花開時千枝萬蕊五色陸離竟有生平未經見之奇者次年灌溉稍懈仍是單葉常花平平無奇矣乃知培養人材亦猶是耳或曰每見荄莽中時露好花一枝則誰爲之培養耶余曰本根有花雖不培養亦能開放然狂風撼其枝嚴霜凌其葉吾見其有花亦不舒暢矣

子弟如花果原要培植如所種者牡丹自然開花所種者桃李自然結實若種䕺竹蔓藤安能强其開花結實乎雖培植終年愈生厭惡

貪緣

每見官宦中有一種貪緣鑽刺之輩至老不衰一旦下臺怳然若喪門有追呼之迫家無擔石之儲在此人固自甘心而其妻子者將何以爲情耶余嘗有遊山詩云踏遍高山復大林不知回首夕陽沉下山即是來時路枉費貪緣一片心蓋爲此等人說法耳

順逆

人生順逆之境亦難言之譬如行舟遇逆風則舍艣上縴遲遲我行或長江大河不能施縴者惟有守風默坐而已見順風船過去輒妬之慕之未幾風轉則張帆箭行逍遙乎中流呼嘯于蓬底而人亦有妬我羨我者余嘗有詩云順逆總憑旗脚轉人生須早得風雲然既遇順風張帆不可太滿滿則易于覆舟一旦白浪翻天號救不應斯時也雖欲羨逆風之船而不可得矣

寬急

或問富者所樂在何處曰不過一箇寬字而已貧者所苦在何處曰不過一箇急字而已然而處富者常亟亟天下皆是處貧者常欣欣實少其人故孔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皆爲人所難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有聖賢工夫未易言也

貧富

貧者是天下最妙字但守之則高言之則賤每見人動輒言貧或見人誇富最爲賤相余則謂動輒言貧其人必不貧見人誇富其人必不富乃知處富者不言富乃是眞富

處貧者不言貧方是安貧

刻薄

吾鄉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語嘗謂人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搢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富翁荅曰吾以錢財役諸子孫焉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

余嘗謂發財人必刻薄惟其刻薄所以發財倒運人必忠厚惟其忠厚所以倒運

同此心

同此心也而所用各有不同用之於善則善矣用之於惡

則惡矣故曰人能以待己之心待其君便是忠臣以愛子

之心愛其親即爲孝子

童蒙初入學舍即有功名科第之心官宦初歷仕途先存

山林逸樂之想故讀書鮮有成而仕宦鮮有廉也

安心於行樂者雖朝市亦似山林醉心於富貴者雖山林

亦同朝市

不足畏

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戡亂其君且謂天

𡟉不足畏此其所以爲小人也余謂譬如父母教子繼之以怒將鞭撻之亦可云不足畏乎是必當遷善改過方可以爲人子

闕學問

水火盜賊兵刑凶荒徭役及一切人世艱難之事無不可以老我之才增我之智勿謂無闕學問也

不會做

後生家每臨事輒曰吾不會做此大謬也凡事做則會不做則安能會耶又做一事輒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謬也凡

事要做則做若一味因循大誤終身家鶴灘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記於此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大才智

有才而急欲見其才小才也有智而急欲見其智小智也惟默觀事會之來不動聲色而先機調處思患預防斯可謂大才智

回頭看

余見市中賣畫者有一幅前一人跨馬後一人騎驢最後一人推車而行上有題云別人騎馬我騎驢後邊還有推車漢此醒世語所謂將有餘比不足也有題張果老像曰舉世千萬人誰比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此亦妙語

人身一小天地

人禀天地之氣以爲生故人身似一小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八節一身之中皆能運會始生至十五六春也十五六至三十餘夏也三十至四十餘秋也五十六十則全是冬

景矣故二十歲以前病一番長成一番若四十歲以後病一番則衰老一番猶之春時雨一番暖一番秋時雨一番涼一番也

凡事做到八分

風雨不可無也過則爲狂風淫雨故凡人處事不使過之只需做到八分若十分便過矣如必要做到恰好處非貫有學問者不能

厚道勢利之別

凡遇忠臣孝子及行誼可師文章傳世者之子弟必竦然

敬禮焉此厚道之人也凡遇大臣貴戚及豪強富商有錢有勢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禮焉此勢利之徒也

得氣長短厚薄

人得天地之氣有長短厚薄之不同萬物皆然而況人乎試看花卉之屬有春而槁者有夏而槁者有秋而槁者有冬而槁者雖松栢經霜未嘗凋謝然至明年春氣一動亦要墮葉故知人有夭殤者有盛年死者有壽至七八九十至百歲者不過得氣之長短厚薄耳

過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要勿憚改而已改過遷善而已天下但有有過之君子斷無無過之小人吾輩與人交接舍短而取長可也但要辨明君子小人之界限蘇文忠公云我眼中所見無一个不是好人是眞君子之存心也所以一生喫虧然亦一生臨小人術中而終免於禍

儉

晏子春秋云嗇于已不嗇于人謂之儉譚子化書云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故吾人立品當自儉始凡事一儉則謀生易足謀生易足則於人無爭亦於人無求無求無爭

則閉門靜坐讀書談道品焉得而不高哉

苦

鄉曲農民入城見官長出入儀仗肅然便羨慕之視行仙凡之隔而不知官長簿書之積訟獄之繁其苦十倍于農民也而做官者於公事掣肘送往迎來之候輒曰何時得遂歸田之樂或採於山或釣于水乎而不知漁樵耕種之事其苦又十倍于官長也

慳

或問有致富之術乎曰有譬如爲山將土一簣一簣堆積

上去自然富矣然有三大關焉自十金積到百金最難是進第一關自百金積到千金更難是進第二關自千金積到萬金大難是進第三關過此三關日積日富矣亦尚有祕訣焉問何訣曰慳

累

古人有云多男多累余謂凡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累有一物必有一累富貴功名情欲嗜好何莫非累豈獨多男哉故君子知其累思而必行之以仁義則其累漸輕小人不知其累也而反滋之以私欲則其累愈重是以道家無累

尚清靜也佛家無累悟空虛也聖人無累行仁義也田爲利之源亦爲累之首何也蓋天下治則爲利天下不治則爲累以田爲利大富將至以田爲累大患將至

醒

人生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死即成子虛夢中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醒亦歸烏有當其生時豈復計死當其夢時豈復計醒耶是以人生一世變化萬端若能凡事看空即謂之仙佛可也若能凡事循理即謂之聖賢可也

C. T. LOO & CO.
41 EAST [illegible] STREET
[illegible] N. Y.

NO. 501
HGT.
LENG.

2616-300 v. 7